

丰裕社会

〔美〕加耳布雷思著

徐世平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丰 裕 社 会

〔美〕加耳布雷思著

徐 世 平 译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1 9 6 5 年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Hamish Hamilton

London 1958

本书根据汉密许·汉密尔顿公司 1958 年版本译出

丰 裕 社 会

〔美〕加耳布雷思著

徐世平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1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 9 7/8 字数 215,000

1965 年 5 月第 1 版 196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900

统一书号：4074·367 定价：(十三) 1.65 元

内 部 发 行

中譯本序言

本书作者約翰·凱尼茲·加耳布雷思(1908—)是美国哈佛大学經濟学教授,以著有《美国資本主义》(1952年)、《大破产》(1955年)等书特别是本书而聞名,并博得美国垄断資本家的賞識。肯尼迪任美国总统时,加耳布雷思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經濟顧問,还一度出任过美国駐印度大使(1961—1963年)。本书于1958年出版后,被列为資本主义国家最受欢迎的二十本“暢銷书”之一,到1961年6月出版第八版。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学界和一些政界人物对之大为吹捧,例如,英国工党右翼的重要人物和理論家約翰·斯特拉彻就这样說:“这是一本伟大的书,……它将与我們时代中創造历史的一、两本书籍同样地被人称道,……二十年以后,《丰裕社会》一书所发生的影响,将与今天《就业、利息和貨幣通論》所发生的影响相比拟。”英国保守党报纸《每日电讯》也称頌“作者的答案,其重要性可与三十年代凱恩斯的著作相比……在六十年代,它将提供作为处理我們早已富裕的社会中陌生問題的流行的思想工具”。英国国會議員克劳斯曼则认为“这是从未公布过的战后西方社会的最有趣的和最深刻的暴露”。那么,这本“宝书”究竟贩卖些什么貨色呢?

作者的中心思想认为过去的經濟学(他所謂“传统智慧”)是以

貧困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福利国家的經驗是非常短暫的。全部历史几乎都是貧困的。只有在欧洲人居住的一小角世界上的最近少数几代是例外。”因此，他认为传统的經濟学家充滿了悲观沮丧的情緒。亚当·斯密虽然抱有希望，但他也只談“国富”，而对于大众的收入則认为难以提高。亚当·斯密以后，生存工資学說（后来成为“工資鉄律”）、马尔薩斯人口論、报酬递减律等，都描繪了社会的阴暗面。美国虽有凱雷的乐观主义派，但也并非全无保留；至于亨利·乔治、凡勃伦以及所謂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宗奉英国人斯宾塞的“适者生存”学說）則又着眼于社会的貧困和不均。在这种貧困的社会中，人們紧张地追求財物的生产；生产出来以后又怕銷不掉，則又疯狂地制造“消費者需求”以冀与財物的生产相适应。在那种社会里，人們主要关心的問題是生产力、不均和不安全。但作者认为今日的美国已进入一个“丰裕社会”的时代了。他胡說什么美国目前已經富裕到了“死于食物太多的人比餓死的还要多”，富裕到“特别是男人，有时故意把衣着穿得破烂一些”。他又胡說什么多数人的貧困业已轉变为比較少数人的貧困，变为“个别貧困”和“丰裕社会”中的“貧困島屿”；而“个别貧困”的原因多半是由于什么本人或其家庭的特质——心理缺陷、身体不健、生育过多、酗酒、缺乏教育等等，“貧困島屿”則諉之于什么地理环境以及“安土重迁”等原因所造成，而并不是資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罪恶結果。作者又引証了資產階級經濟学家伪造的統計資料来武断不均的情况已大见改善，胡說什么战时战后年代里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大为降低，低收入者的情况已“急剧改善”，仿佛由于生产量激增的結果而收入不均的紧张情况也已消除了。至于失业和不安全问题，作者认为由于社会越来越丰裕与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資本

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的結果，从事“苦力”劳动者的人数在比例上必然越来越少，而有“空闲”的“新阶级”将越来越多，可以更多地从事“创造性”的精神劳动，而这正是这个“丰裕社会”所要努力追求的“主要社会目标”！

作者这些論証，完全抹杀事实而且荒謬透頂！他根本避而不談美国經濟危机日益頻繁、企业开工率越来越不足、失业問題日趋严重、垄断資本家利潤越来越高，一般人民生活越来越困苦的事实。連美国现任总统约翰逊在1964年初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也不得不承认，在美国，“貧穷是一个全国性的問題。”貧穷现象“在城市的貧民窟和小城鎮，在分成农的矮屋子里或在移民的工棚，在印第安人保留地，在白人或黑人中，在青年和老年人中，在繁荣的城鎮和萧条的地区”都存在着。他又在3月中旬提出的《1964年經濟机会法案》中承认“数以百万計的美国人——占人口五分之一的人”輾轉于貧困之中，这些人不得不“天天进行掙扎以获得必需品来維持勉强的生存”，“富裕”对他们來說是“沒有份的”，因此他大吹大擂地要“向貧穷开战”。其实，约翰逊的估計是大打其折扣的。据美国前总统首席顧問凱塞林承认，美国现有五分之二的人口，即有七千七百万人，“处于貧穷或最低需要得不到滿足的困境”之中（加利福尼亚大学海勒委员会的估計，也与凱塞林的說法一致）。另据統計，美国南部的貧困戶达四百三十七万之多，几占总戶数的一半；比較富裕的北方中部也有二百二十六万貧困戶，占总戶数的四分之一。^①这难道是“个别貧困”和“貧困島屿”么？至于

① 引語及統計数字見1964年第7—8期《紅旗》第29页、第36页，以及1964年4月6日《解放日报》。

美国垄断資本家的“丰裕”还建筑在剝削掠夺其他各国人民的基础之上，象《第二个哈瓦那宣言》所說的那样：“金錢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钟約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一年二十亿美元，五年就有一百亿美元。每搶走我們的一千块美元，就給我們留下一具死尸。”那更是作者閉着眼睛不敢也不肯承认的了。

可是作者就凭这些抹杀事实的荒謬“理論”，狂妄断言以貧困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傳統經濟学已經过时，而不适用于美国的“丰裕社会”了。他說：穷人和穷国的問題很明确，它們就是缺乏物质財富，因此唯一的救治方法就是要生产得多些。可是富人和富国的問題何在，却很模糊，人們往往处置失当，甚至很愚蠢。更糟糕的是，以貧困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早已过时的傳統經濟学，仍旧支配着人們的思想和国家政策，人們把太多的投資放在財物上而沒有把足够的投資放在人們身上。一方面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消費品充斥于市场上和家庭內，另一方面公共教育、卫生、公路等等設施則远远落后于私人消費財物的生产，造成“丰裕社会”中的不道德和罪恶，而且也是美国科学技术进展緩慢的原因。于是，作者象煞有介事地大声疾呼，要求投資的平衡——即投資于“人”的数量，要赶上投資于消費財物；說穿了是想为扩充垄断資本主义国家的公共經費支出制造“理論”依据，表面上增加一些公共福利事业的小恩小惠，实际上則大大扩充用于发展导弹、火箭、核武器等軍事开支以及对外奴役、榨取其他国家人民的“美援”經費。为了应付經濟危机的頻繁发生，作者主张运用什么“循环分等补偿基金”来迷惑工人，妄图“用預算赤字来代替革命”，可是大量公共支出經費的来源，則不应加重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因为这会触犯高薪阶层和垄断資本家的利益，而应增課严重影响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貨

物銷售稅。作者胡說什麼在“丰裕社会”的美国家庭中，购买象盐、布、面包等家庭日用品的开支，仅占家庭收入微小的比例，从而它們的价格即使因为增稅而增加几倍，也很少影响其生活，来为其挽救危机和失业的重大药方（銷售稅）狡辯，殊不知对于“天天进行掙扎以获得必需品来維持勉强生存”（前引約翰遜語）的广大美国人民來說，这是不堪負担的重大压迫。作者的“理論”无非是为垄断資本家加紧剝削国内外人民大众的阴险政策辯护；作者笔下的“丰裕社会”，无非是垄断資本家的天堂同时是劳动人民的地獄而已。至于作者借口美国已經进入“丰裕社会”而用专章来恶毒地狡猾地攻击马克思主义，說它也是属于“传统智慧”从而已經过时，这不过是承袭资产階級庸俗經濟学家的衣鉢来搖撼顛扑不破的科学真理的狂妄企图罢了。

作者費了冗长篇幅来吹嘘的主要“理論”，大致不过这些。（他偶尔也对现代資本主义社会的怪现象挖苦几句来玩弄“小罵大捧”的手法，目的无非要用資本主义世界爱听的“秘聞”来推銷本书而已。）但讀者不禁要問，作者的“理論”，究与现代西方资产階級經濟学的主流凱恩斯主义有什么区别？怎么能說这本《丰裕社会》将代替凱恩斯的主要著作《就业、利息和貨幣通論》而成为今后年代在資本主义世界发生主要影响的著作呢？

我們知道，凱恩斯主义是世界資本主义体系进入总危机时期，特别是1929—1933年的資本主义世界經濟危机之后，为适应垄断资产階級的需要而产生的。由于总危机时期經濟危机的发生更加頻繁和大量失业的經常存在，资产階級传统庸俗經濟学家一向解釋的充分就业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傾向，以及資本主义是一架可以自行調节的机器，能够自行解决矛盾等等“理論”再也不能粉飾太

平、欺騙人們了。于是凱恩斯出而率直地承认有“不自愿失业”的存在，同时极力主张为垄断資本所支配的国家采取行动，进行干涉，消除“消費不足”、“儲蓄过多”和“私人投資不足”来挽救經濟危机并謀求“充分就业”。为此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建造金字塔，甚至地震、战争等天灾人祸，都可以增加财富”。实际上这也是美国以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所实施的政策。可是实行这种政策的結果，虽然可以“飲鴆止渴”，暂时获得喘息的机会，然而經濟危机的爆发越来越頻繁，大量失业现象长期存在，垄断資本家利潤激增，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下降，貧富之間的悬殊越来越厉害，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銳，国内外被压迫被奴役人民的反抗越来越高涨。在这种不利的情势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仍然死抓住凱恩斯主义的救命稻草不放，同时也感到凱恩斯主义这块臭名远扬的招牌难以再蠱惑人心，并且对于它的率直承认有“不自愿”的大量失业现象感到不安和不满（凱恩斯之所以敢于承认，是因为他自信有办法解救失业与危机，可是这个法螺现在已经吹破了）。华尔街的大老板們需要另一套迷惑人心的“理論”，作为新的遮羞布；于是加耳布雷思的《丰裕社会》应运而起。在本书作者看来，在美国这个社会里，并不是消費品不足和投資于物质生产的不足，而是投資于“人”的方面太不够了。目前的问题不是“貧困”，而是坐拥“丰裕”的物资，但却使用失当，甚至非常愚蠢。目前的问题不是“失业”，而是不善于利用“空闲”来从事創造性的精神劳动。目前的“危机”不是經濟危机，而是“人”的道德上精神上的危机。目前的收入分配不是不均，而是在收入趋向平均的情况下，一些人乱花乱用，国家沒有把它們通过“銷售稅”等征課来用之于公众“福利事业”，从事对“人”的投資。如此等等。一句話，作者认为他們已

經到了“丰裕”的时代，可是还受着“传统智慧”的束縛，执行针对貧困社会的政策，“身在福中不知福”，以致不能很好处理自己的問題，使他們真正受到“丰裕社会”的厚賜！现在只要“懂得自己”，象魔术师般变换一套手法，就什么問題都可以解决了。

正当帝国主义国家百孔千疮、焦头烂額，运用凱恩斯主义的法宝和什么“充分就业”的花招已經难以迷惑人心的时候，居然有人打起“丰裕社会”的招牌，胡說什么可以通过对“人”进行投資，达到“全民福利国家”，而毋須再忧虑失业、危机、不安全和貧困，垄断資本家自然是如获至宝，大声喝彩了。可是本书的意义尚不止此。作者被擢任駐亚洲国家的大使，还妄想把这块“丰裕社会”的招牌用来欺騙和蠱惑所謂“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要他們也一齐向往美国式的“丰裕”生活，而不必进行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也毋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同时，所謂“丰裕社会”、“全民福利国家”的理論，也会而且已經引起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共鳴。因此，本书虽然充滿了連美国总统也不相信的夢囈，却不能低估它的危害性。在对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这本书是值得注意的反面教材。譯本可供讀者作批判参考之用。

徐宗士

1965年3月

前 言

从 1955 年初夏我登輪至瑞士时开始本书的写作以来，我已积欠了一大堆世界性的义务。例如哥根哈姆研究基金正象我的妻子卡塞林·A·加耳布雷思那样，帮助了我那次行动。她也帮我打出底稿、查对参考文献和校正清样，并在我的智能所要认明的问题大大超过我所能解决它们的技巧的时候，施以校正性的影响。我对于国联大厦图书馆员们的帮助，正象在哈佛大学那样，表示感谢；我曾把这些观念的中心思想首先向日内瓦大学生们试讲，为此我也向他们表示谢意。我也把其中许多观念应用于黑恩斯基金于 1957 年 1 月在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举办的一系列讲座中。我要感谢该基金、学院以及我的多年老友阿兰·斯维济为我安排这些尝试性的行动以及允许以本书方式出版。本书将近结束时关于贫困一章大都引自卡内基基金所资助的研究成果。我的好友和助手鲁茨·M·柏克斯负责准备手稿的全部繁重任务，对此我也表示最大的谢意。

我永不会十分懂得，为什么被称为合乎人情的出版家们，对于著作家从不感到厌倦。也许他们会感到厌倦，但是我如此愉快地与之交接的出版家们，却以难能可贵的和仁慈的技巧掩饰了这种心情。

我的两位同事，小奥塞·M·施勒辛格和卡尔·凯森读过手稿或校样，而且我几乎接受了他们的全部建议。对于更多的人，他们提出建议或劝告，引导我达到我从前没有见到的一些问题和解决办法，我都感盛情。譬如在所有经济学家中最勤奋的和最有益的一位，我的同事哈里斯，在几年前就开始对于现行财政的刻板性表示疑问。如果不是有他的话，自由主义者会免于提出大大扩充运用销售税的现行建议。再往前推，鲁易斯·蒙诺池-马丁州长首先劝说我怀疑我们把愈来愈多的消费品作为目标的成见是否明智。还有许多同事、朋友和学生对我提出大大小小的其他各点建议。把这本书说成是一种创见性的著作是自我的狂妄放纵。以上无疑足以反映一个人得到别人的帮助是多么大。

约翰·凯尼兹·加耳布雷思

1958年3月于马萨诸塞，剑桥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丰裕社会	1
第 二 章 传统智慧的观念	6
第 三 章 经济学与沮丧的传统	18
第 四 章 不确定的再保证	29
第 五 章 美国心境	41
第 六 章 马克思的枢衣	55
第 七 章 不均	68
第 八 章 经济安全	85
第 九 章 生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103
第 十 章 消费者需求的迫切性	118
第 十 一 章 依赖效果	129
第 十 二 章 国家安全的幻想	137
第 十 三 章 产量的既得利益	154
第 十 四 章 帐单收款员的来临	167
第 十 五 章 通货膨胀	178
第 十 六 章 货币幻想	191
第 十 七 章 生产与物价稳定的比较	202

第 十 八 章	社会平衡学說	212
第 十 九 章	投資平衡	227
第 二 十 章	过渡期	236
第二十一章	生产与安全的分离	246
第二十二章	平衡的恢复	259
第二十三章	貧困的新局面	270
第二十四章	劳动、空閑和新階級	280
第二十五章	論安全与生存	293

第一章 丰裕社会

财富并不是没有它的好处，虽然常常有相反的说法，但这种说法从未能具有广泛的说服力。可是毫无疑问，财富是理解的无情敌人。穷人对于他的问题及其救治方法总有正确的看法：他已有的不够，从而还需要多些。富人可能假定或者幻想有远为更多种类的不幸，因而他比较不能确定它们的救治办法。而且，除非他学到如何与其财富生活下去，否则他会有一很容易看到的趋向，即把财富用之于错误的目的，或者使他自己变得愚蠢。

个人如此，国家亦然。而且福利国家的经验是非常短暂的。贯穿全部历史几乎都是很贫困的。只有在欧洲人居住的一小角世界上的最近少数几代是例外，这种例外在人类存在的全部期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在这里，特别是在美国，才有巨大而十分空前的丰裕。

世界上这一幸运部分的人民用以说明其生存并在某种程度上指导他们行为的观念，并不是在财富世界中铸造出来的。这些观念是历来成为人们经常命运的贫困世界的产物，而任何别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贫困，并不是出于注视别人更宽裕的所有那种精神上的文雅的苦楚；而是由于饥寒和疾病交迫的肉体上的未受教化的屈辱。那些能够暂时从这种沉重负担中获

得喘息的人們不能預知它什么时候会卷土重来，因为饥饿最多只会险险地让位于穷困。人民大众的贫困未必由于极少数人（这些极少数人的行动几乎是所有有记录的历史的中心）非常富有这一事实而变得更能忍受些。

沒有人会认为解释这一可怕地貧乏的世界的观念，照样可用以很好地說明现代美国。贫困是那个世界弥漫一切的事实。显然这不是我們的情况。人們不会指望把贫困支配着的世界的成见，适当地用之于普通人已經得到愉快生活（象食物、娱乐、个人交通工具以及垂釣）的世界，在那儿，一世紀以前的富人也从沒有象那样享受过。变化是这样的巨大，以致个人的許多欲望連他自己也不明白。只有經過广告和推銷术的綜合报道、精心制作和有意培育，才能成为人們的欲望；而这些广告和推銷术业已成为我們的最重要的和最有才干的职业之一。在十九世紀初年，很少有人需要一位广告家来告訴他所要的是什么。

但若认为一度說明大众贫困世界的經濟观念对于丰裕世界并没有作出調整，那也是不对的。已經有过許多調整，包括某些并没有被人們認識到或者很不被人理解的調整。但还存在着显著的阻力。而且基本情况的全部改变还没有予以正視。其結果，我們是部分地被属于另一世界的观念所指导；而进一步的后果是我們做了許多不必要做的事情，有些是不明智的，而少数則是癡狂的。我們大大地高估了經濟蕭条的危險以及它对于我們丰裕社会本身的威胁性。

二

上述一切說出了本书的目的。首要的任务是要看到我們的經

济态度是怎样基于过去社会中的貧困、不均和經濟危殆之上的。然后考察一下对于丰裕社会的部分的和默默的适应。其次的任务是考虑我們在若干重要事情上想要与旧观念（来自几乎都是穷人的世界）保持联系而所用的方法与辯詞，其中有些是精心制作的，有些是虛飾的，也有些在某种程度上是很危險的。因为沒有人会认为丰裕的假定是便利的或合意的。相反，它威胁到許多重要人物的威信和地位。而且它使我們当中許多人暴露在新思想的更大恐怖之下。我們在这儿面临着最大的既得利益，亦即心理的既得利益。

最后，當我們避开那与貧困的假定相結合的过时而預謀的成见以后，我們才第一次能够看到在我們面前的新的任务和机会。它并不象听来那样使人安心。避免必要的而且甚至急迫的任务的最好方法之一，似乎是在早已做过的事情上面多做一些事情。

这就是本书的目的。但首先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因为我們之所以抓住有关我們社会的过时而难以理解的假定不放，并不純粹由于愚鈍与无知。这些影响尽管有力，但并不如此强烈。相反，在社会上討論的一些事情中，有活跃而普遍的影响使我們受到过去思想的束縛，有时甚至要使我們嘗試去恢复垂死的东西。假若我們要在后来打开一个逃生的出口，我們首先必須警惕我們受到这些势力的俘虏。这就是下一章的任务。

三

沒有人会想到这是一本忿怒不平的书。有些人可能认为它缺少在社会評論中非常流行的虛伪的謙遜。讀者马上会发现，我很少想到經濟学中的若干中心观念。但是我确实对于創造这些观念